

今年1月23日,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的纪念日。当地的州庆纪念活动将持续至4月的傣历新年泼水节。70年来,西双版纳已经从“蛮荒之地”变为美丽家园、旅游胜地,从一穷二白、封闭落后变为“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绘就了一幅壮美画卷。神奇傣乡的美丽嬗变,不由让当地各族人民怀念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1961年4月13日—15日,在西双版纳建州8周年之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美丽神奇的西双版纳首府允景洪,与边疆各族人民共同欢庆一年一度的傣历新年泼水节,为这片勐巴拉娜西的神奇之地,留下三天永世铭记的辉煌印迹。

情深深,意暖暖。三天很短,短得有些匆忙。三日漫长,长得让人一生难忘。

当年的西双版纳,有一种“富饶的贫困”之感。土地肥沃,森林莽莽,文化落后,交通闭塞。一条千年奔涌的澜沧江,隔开了江北与江南,也阻隔了文明与通畅。

周恩来总理,怀揣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期望,从北京热情奔向傣乡。乘飞机刚抵达思茅(今普洱),便风尘仆仆改乘汽车向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进发。景洪澜沧江大桥尚在建设之中,周总理只能乘坐渡船过江。

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到来,让允景洪这座黎明之城顿时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穿上节日盛装,怀抱糯占芭(缅桂花)、鸡蛋花、凤凰花等各种花卉,拥向街道、拥向码头、拥向赶摆场,拥向能一睹总理英姿风采的地方。

四月的允景洪,热浪袭人。正是凤凰花遍地盛开的季节。热的江岸,奔放激情。冷的江水,掀起波浪。澜沧江畔云蒸霞蔚的凤凰花,聚成一道绝美的风景,让江水倒映成一片鲜红的色彩流淌。挺立的花树,相映成趣,以火热的激情,伸向天空,闪出耀眼的光芒,道枝不离不弃依偎澜沧江,用自己的身影,点缀寂寞的江水。

飞鸟、崖石、翠竹,蓝天、白云、霞光,都在用温情的眼神,凝视碧绿透红的江水,彰显高远与空旷,与飘游的云彩谱写悦耳乐章。

亘古奔流的澜沧江,从遥远的唐古拉山闯进傣乡,选择凤凰花作为自己已在江岸的伙伴,把一片鲜红、作为迎风摇曳的品格形象。这是江的智慧,这是水的依恋,这是浪的吟唱。有凤凰花的点缀,澜沧江就有了明媚的色彩与春光。满树的鲜红与艳丽,成就凤凰树,绽放希望。澜沧江有了凤凰花的容颜,傣乡有了靓丽的底色,盎然的生机,高悬江岸枝上。凤凰花让江岸怒放成满目的



# 情意深暖

边八哥

风景,这是它独有的情怀,装饰了春,点燃了夏,映衬了江,唤醒了浪,把热闹、喜庆、吉祥、期冀举得高昂。向着敬爱的周总理,展露火热的胸膛,热了江岸,醉了人群,乐了傣乡。有了凤凰花的陪伴,一路奔腾的澜沧江不再空虚和疲惫,江水在傣乡穿行188公里,始终有凤凰花的陪伴。耀眼的红,是它亮出的招牌。

枝丫遒劲,是它舒展的臂膀。它用躯体托起春光,托起希望。一树凤凰花,一片鲜艳,染红天、染红地、染红江水、染红傣乡的幸福安康。

在火红的凤凰花陪伴下,周恩来总理兴致勃勃地换上傣族服装,一副傣族波涛(大爷)的打扮:头裹包头布,身穿圆领对襟八角纽扣服,面带微笑,满脸慈祥。浓浓的眉毛,彰显刚毅、睿智和慈祥。只见总理手持银盆,将盆中清泉轻轻洒向人群四方。时不时还手舞足蹈,跳起傣家人的传统舞蹈“依拉拜”,身姿轻盈,与各族儿女泼水共欢。

情深深,意暖暖。三天很短,匆匆忙忙。短得让人们来不及仔细看看总理的模样。火红的凤凰花才刚刚绽放,被吉祥的幸福之水泼湿的衣服还舍不得晾干。偏僻的山野村寨还不知道这令人欣喜若狂的喜讯。刚栽下的橡胶树苗,正

期待着阳光雨露肥料的滋养。周恩来总理与缅甸总理会晤的余音仍萦绕会场……周总理呀,多么想让您多逗留些日子,听听各族儿女倾诉衷肠。

情深深,意暖暖。三天很短,三日漫长。总理呀,您留给傣乡儿女的音容笑貌永世难忘。

得天独厚,物华天宝。上苍似乎格外关照神奇傣乡。

西双版纳畅享着源于孟加拉湾西南飘来的一片氤氲湿气。吮吸着来自北部湾蒸腾的一股暖暖气息。总理您掷地有声的言语,常伴傣乡前行:“地球的北回归线上,大都是一片沙漠。只有西双版纳,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一块绿洲。一定要倍加珍惜!”

总理的教诲,语重心长,恰似绵延不绝的澜沧江水,将世世代代流淌在各族人民心坎。

天上之水常洒,雨量充沛;十二缕阳光丰富,热能充足。西双版纳天生就具备高温、湿润、静风的体态气候。

肥沃的土壤因子,造就了这片生机盎然的绿色躯体,郁郁葱葱。

从那时起,人们便赐予傣乡一个响亮的名头:绿宝石——爱的绿洲。

这里不仅珍藏着阔叶、杉罗、望天树,还怀揣着降香黄檀、交趾黄檀、大果紫檀等红木树种,孕育着成千上万亩黄花梨、红酸枝、铁力木、黑黄檀、沉香、金丝楠木……一举成为全国珍贵树木的种质资源库、用材基地、天然博览园,让人们艳羡不已。

如今,西双版纳已抢占未来珍贵树木的制高点,定能满足社会对珍贵木材日益增长的需求。让中国红木市场,不再只盯着境外望穿秋水、等米下锅,被人家“卡脖子”。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谁造谁有。

见缝插针,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这是正在傣乡发生的故事。

以城镇园区绿化、道路河流绿化、农村四旁种植、荒山荒地种植、茶园生态恢复建设、低质胶园改造六种模式为抓手,有效带动了当地各民族兄弟姐妹脱贫致富。他们把这赞誉称为“绿色银行”,深远悠长,庇佑子子孙孙,为后辈储蓄,远方大有希望。

遍布城乡的珍贵树木,已成为傣乡大地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岁月变迁的记忆,雨林藏着亘古时光。彩蝶嬗变在大美傣乡。

报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西双版纳正憧憬逐梦的美丽。梦会开花,开花即梦,用自治州成立70年的辉煌成绩,报答您当年的教诲与希望。

拐了一个弯,下了一道坡梁子,便到了王锁德家门外。我们看到,在他家旁的一块平坦的场子上,安了许多健身器材,问王锁德才知道,这里只有26户人家110多人的村民小组,政府不仅给他们通了电、通了网、通了自来水、通了水泥路,还给他们安装了健身器材,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和建设的成果哩!还没有问花事,我们先问了村里的一些农事。这个村民小组农户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养羊和养牛,农户们种的一丘青靛,就是用来割麦苗作为青饲料喂牛羊的。大洞小村无史籍可考,村民大多数是明清以后避战乱零星从外地搬迁来的,其中还有10来户冰英后裔哩!大洞只是喀斯特地貌中一个普通的落水洞,几十年的雨水冲刷,大量的泥土填入洞中,而今已经被填满了,如今,大洞的观点也就只有深山老箐里那些珍藏着的“花事”了!

王锁德家夫妇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艰苦劳作几十年,硬是年年靠养二三十只羊和种大洋芋、大萝卜、大白菜维持生计,供儿子上到大学,现在还建起了一座二层楼的独栋乡村别墅,真不容易!新房是建起来了,但还只是一个框架摆在他家的地基上,尚缺10来万元的装修经费。王锁德不着急,他说等今年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批下来,就可以完工住上新楼房了。老李告诉他,在新楼里辟出两间做民宿客房,每年大红花开得热闹期间,你们就会有一些旅游收入帮补家用了。他还为其出谋划策,说那所老房子也别拆,做民宿多好,我们来更喜欢住那样的原生态房哩!

该去看花了。从王锁德家出发,我们顺着山箐往下走了约莫两公里的山路,便看到怒放的山箐两侧峭崖陡坎上的一树树怒放如燃的大树杜鹃花了,一簇簇,一枝花,大朵大朵,大片大片,姹紫嫣红,花团锦簇,令人激动不已,惊叹不已!我们的脚下本没有路,有的只是荆棘树枝和藤蔓。我们只好一只手拉着树枝或草茎,一只手握紧手机,一个劲地往杜鹃花盛开的地方靠近过去,然后从高低、前后、左右选择角度,一阵狂拍!远处,王锁德见我们如痴如醉,也微笑着,打心眼里高兴!他还不时低头采一些鲜嫩的蕨菜,准备让我们带回去尝鲜。

看完大树杜鹃,我们又至王锁德的带领下,驱车四五公里,来到一片青松林之间的山坡上。这里简直就是高山矮杜鹃花的世界:花的山,花的海,花的坡,花的谷,花的波,花的潮!

这些高山矮杜鹃花,生长在海拔2300多米的大山包上,气温常年都处于14摄氏度,也就是说,这里永远是初春的气候和常温。这些高山矮杜鹃花的花瓣上纤尘不染,花蕊上化了绒绒的粉状毛丝,晶莹剔透,银光闪闪,金光灿灿,绚丽多彩,恍如仙葩。高山矮杜鹃,是一种高贵的花,圣洁的花,山风轻拂,像一双双无形的玉指梳理着馨香馥郁的花瓣。蜜蜂鸣唱着在花间纵横,那薄薄的翅膀仿佛在舞动春天!

## 在大歇场遇见一生一世(组诗)

子空

云南澜沧江糯扎渡大歇场,因旧时马帮常在此歇脚而得名。据说,在大歇场的爱情湖边住着一位女人,她爱上了一个马帮汉子。在战乱年代,马帮汉子最后一次走上茶马古道以后,便再无消息。从此,美丽贤惠的她为马帮汉子独守空房数十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相信他还会回来!后人为了纪念这种忠贞的爱情,在海拔1314米的爱情湖边刻下了“一生一世”!大歇场也在“乡村振兴”中被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造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景点。

——题记

### 一个女人,一山诗意

因为你,因为我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  
已经叫一生一世了  
大山深处的大歇场越来越迷人了  
仿佛人间草木都有了一生一世的执念

诗人来了,写下一生一世  
云来了,风来了,鸟来了  
带回了一生一世  
相爱的人来了,忏悔的人来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生一世了

### 你是否梦见了大歇场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枯树不见了,满山又绿了  
绿色的树叶下,亲人越来越多了  
爱情潮的歌声,传到澜沧江了

野山药使劲往土里钻了,竹笋破土而出了  
风把彩云带来了,鸟在树上找伴了  
橄榄越来越甜了,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

马儿不用出远门了  
两个轮子的车子进山了  
四个轮子的车子进山了  
我们的茶叶,我们的咖啡,我们的梦想  
已经在飞机上了,已经在高铁上了

蜜蜂继续采花啊  
大歇场的草皮街喜气洋洋啊  
无人机在大山上拍抖音啊

### 诗人出现在爱情潮

有爱情的地方,一定有水  
那是情人的眼泪

我在爱情潮徘徊  
其中一只蝴蝶一定听见了风中的表白  
于是把我引向了一朵善良的花  
那一朵花一定认定了我,只是不说话

黄昏来临,孤独的人会更加孤独吗  
我心事重重,站在海拔1314的黄昏里  
注视着爱情湖上的“一生一世”  
篝火点燃了大歇场的夜晚  
情人的眼睛亮了  
那是爱情湖长出的星星

### 一生爱,一世情

最高的高山啊,不算高  
哪有你的个子高  
最长的黑夜很长啊,不算长

哪有茶马古道长

很多茶马古道上都有风雨桥  
每个人的一生中,也有风雨桥  
风雨桥上的风,停了吗  
风雨桥上的雨,停了吗

深情的女人沉默了,鸟虫也不说话了  
鸟虫不说话了,深情的女人也沉默了

时隔一年365天没有回来,我等你  
时隔三年1095天没有回来,我等你  
时隔3650天没有回来,我等你  
啊,时隔一辈子,你回来了吗

风雨桥上的风,停了吗  
风雨桥上的雨,停了吗

你会回来,你一定会回来  
马儿也会回来  
从最近最远的路回来  
从最高最高的山回来

### 火塘的火焰

对着山门的方向哗啦啦啦笑了  
要有喜事了,要有喜事了,要有喜事了  
谷谷把粳熟了,烤茶倒进碗里了  
洋芋也烤熟了。洗脚水已经烧热了

哦,时隔一辈子,真的回来了  
铃铛响了,铃铛响了,马帮回来了  
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  
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  
“一根蜡烛一条心,火烧芭蕉心不死啊”

风雨桥上的风,风雨桥上的雨  
真的停了吗,停了吗,停了吗,停了吗

### 山谷回音

哦,我的马帮大哥,快带着好朋友回来吧  
他们也许会在驿风往事客栈遇见往事  
像故事一样,走进茶马古道博物馆  
听说,诗人来到大歇场就不想下山了  
向北玩耍至昆明的大象,又返回澜沧江了

人间最大的疙瘩啊  
就在我们的心窝窝里  
我们的一生,都在被人寻找  
只是我们不知道啊  
听说澜沧江去大海里玩耍了  
不再回来了。大海里有萤火虫吗

一棵树最大的幸福,是原地不动吗  
每一片落叶,都身不由己吗  
好好活着啊,在天地万物中分辨出自己  
像在大歇场俯视澜沧江一样活着  
人间之爱啊,才是万物最大的磁场

## 同在屋檐下

王印吉

我家楼下,是一间挨一间不大不小的商铺。前来租铺面经营的商家,像是预先有过约定,家家经营的都是特色美食。每天上午10点过后,呼吸进嘴巴的空气中都夹杂着哈尼豆豉和彝家煎鱼等的香味,算得上是蒙自的美食一条街。

开饭店的有外省远道而来和本地的汉族,有红河本州慕名前来的哈尼族、彝族,还有蒙自本地的苗族、傣族……具体有多少种民族,我未细究。在我眼里,这里实际上也是民族团结一条街。

这些美食店顶部挂招牌的仅有50厘米高的矮墙,就是我家后阳台的外围墙。我家的阳台细而长,没有围栏,缺少窗户。站在阳台上往下俯瞰,或者扶着外围墙把脑袋往外尽力伸出,便能对楼下饭店门口的情况一览无余,甚至饭店里的情况也可窥见一二。

我每天无事时会拉开后阳台的门,静静地站在阳台上,或浏览远处的诱人景致,或欣赏街道上形形色色的路人,或尽兴一睹楼下开饭店的老板如何操持饮食生意,把操着各地各种口音的各民族客人留住,并让客人乘兴而来,满意而去。

每天下午5点过后,是客人来美食一条街小聚和就餐的高峰期。但见开饭店的老板一个个站在自家饭店门口,招揽食客。有四五十年轻人慢腾腾地一路晃晃悠悠而来,眼睛不住地扫视饭店招牌和饭店内情况。开彝家饭店的老板笑脸相迎,十分客气地问:“几位,想品尝什么味道?”其中一个姑娘说:“我们想尝尝哈尼蘸水鸡。”彝家老板说:“有,有,有,前边那家就是哈尼人开的,哈尼蘸水鸡是他们的招牌菜。”说着,引导几位客人,走到哈尼人开的饭店门前,朝里喊:“哈尼阿哥,哈

尼阿哥,有客人要尝尝哈尼蘸水鸡?”哈尼老板从里间赶忙出来,冲几位年轻人笑笑说:“请,请,请。”客人进门时,哈尼老板不忘向引客人来就餐的彝家老板道一声:“谢谢彝家阿弟!”几位年轻人找到中意的吃处,也连声向彝家老板道谢。

以往,总是听人说“同行是冤家”。我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完全颠覆了这个认知。

没有客人的时候,开饭店的老板在门外相互遇见,会打声招呼:“阿哥,今天有几桌客人?”对方就毫不隐瞒地说,有多少多少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烟,在手上轻轻敲几下,梭出一支递给对方:“来,嘞支烟。”对方立即动作麻利地也取出自己兜里的香烟,递过来说:“嘞我的,嘞我的。”对方又谦让说:“还是嘞我的,都一样。”他们之间敬了烟,再“啪”一声摁下打火机开关,一股火苗从打火机嘴里蹿出,伸过去给对方把叼在嘴上的纸烟点燃。两个老板吸着烟,聊着天,很受用。

我楼下还有家河南人经营的包子铺,铺子面积可以用“袖珍”二字来形容,而从桌面上一层一层码到天花板的蒸笼里装满的包子、馒头、花卷……却让夫妻俩每天从天刚蒙蒙亮,一直挥汗如雨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我楼下开饭店的哈尼老板从包子铺门前路过,包子铺里的夫妻俩见了,会亲切地喊:“吃包子,哈尼阿哥?”话音刚落,热气腾腾的包子已经递到哈尼阿哥面前,不接都不行。

一天傍晚,我和妻子正在吃晚饭,忽然间闯进来几个客人,不好意思让客人眼巴巴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吃那那,也不好意思用我们的残羹剩饭敷衍客人,就得张罗几盘像样的菜肴。可是,我们夫妻俩小锅小灶,又没什么准

备,一下子怎么能拿得出几个像样的菜肴呢?为难之时,一股干辣椒爆炒哈尼腊肉的香味从楼下向上飘氲,并通过我家的后窗钻入客厅,灌入我的鼻腔。我灵机一动,办法已经主动来敲门了,叫妻子先准备酒杯,给客人倒酒,我跑到阳台上冲楼下喊:“哈尼兄弟!哈尼兄弟……”饭店里的哈尼老板出来了,我向他点了几个哈尼特色菜。炒好后,我在后阳台上用一根竹竿,竹竿头上拴个竹箩,放到楼下把一盘一盘冒着热气的炒菜吊上来。楼下的人见了,一个个会心地笑了起来。我家里的来客,也开心得合不拢嘴。有客人说我是就地就近取材。也有客人一脸诡谲地望着我,明知故问,故意逗我说:“楼下的饭店是你开的?”我“嘿,嘿,嘿”笑着说:“差不多吧!”

有时上苍未来得及关照我,天亮起床后小雨便飘飘洒洒下个不停,走出小区去米线店吃早餐,按惯例出去走路锻炼身体都不方便。肚子该进食了,我脑子里顿时跳出“包子铺”三个字。于是,我打着雨伞,打开后阳台门,用长竹竿把装有零钱的竹箩吊到楼下的包子铺门前,在空中边摇晃边喊:“老板,买包子!”老板闻声,放下手中的事,忙过几步来,把头抬得老高,伸长脖子四处寻我。看到我傻站在阳台上,立即问:“阿哥,要啥馅的?几个?”我说清我的需求,他把我的竹箩解下,提进铺子,将包子用食品袋封好放在竹箩里,把该找补的钱找补好,在我竹竿上拴稳竹箩,我把包子和剩余的钱吊上来。完事了,我不忘说声“谢谢”。河南老板仰头看我一眼说:“谢啥嘛!”转身忙他的去了。

开饭店也好,卖包子、买包子也罢,同在屋檐下,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共同享受美好的生活。



## 看花去 深山老箐

毛诗奇

本报美编 王超 制图